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付印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出版

版權
所有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精裝二冊
平裝四冊
實價國幣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選著者 洪子良

校閱者 姜明

出版者 中央圖書公司

經售處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一三七號

分經售處

南京
廣州
長沙

北平
南昌
漢口
開封

萬縣
重慶
成都

廣益書局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第十集目次

■小說文

愛克司湖畔		(許 瑾)	一〇一
夜間行軍		(冰 瑩)	五
一個小浪花		(聖 陶)	一〇
阿嬌和翠嬋		(李育中)	一六
稻穀		(徐轉蓬)	五一
社會人		(何德明)	五〇
逃荒		(樊柏舟)	三四
春風沉醉的晚上		(郁達夫)	三八
兩人		(張資平)	五一
木馬		(前 人)	六〇
小兄妹		(前 人)	七四
病夫		(葉紹鈞)	九五
失散		(趙景深)	九七
花之寺		(凌叔華)	二〇
女人		(吳組湘)	一七

現代創作分類文傳 第十集 目次

二

春居紀事二則·····	前人	一三一
我的愛人·····	艾蕪	一四〇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第十一集 目次

■ 戲劇文

咖啡店之一夜·····	(田漢)·····	一
南歸·····	(前人)·····	二三
五奎橋·····	(洪深)·····	三七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袁牧之)·····	七七
一片愛國心·····	(熊佛西)·····	一〇一
夜雨·····	(陳凝秋)·····	一〇四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第十二集目次

翻譯文

什麼時候才有好日子	杜勃洛柳蒲作	一
馬丹拔誇士特	克白桑著	三
他的情人	李青崖譯	九
論現實	胡適著	一五
向高爾基致敬	艾思奇譯	二三
論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	羅占蘭譯	二五
回憶	羅占蘭譯	二八
賊	綏曼諾夫著	三〇
奈克拉索夫詩兩首	戴維斯譯	三三
窮人	黃嘉德譯	三六
第十三棵樹	天潤譯	三七
詩	俄國希斯科夫作	三四
傾向	周學德譯	五五
天青的歌	黎烈文譯	五四
畫像	任海澗著	五五
	李容華譯	五五
	曹果爾著	五五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第十二集 目次

二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俄國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七七
孩子.....	（托爾斯泰著） （馬宗融譯）.....	八〇

現代創作分類文庫 第十集

小說

愛克司湖畔

許瑾

天氣雖說是入了春，草氈還是那般地枯黃，上弦月照着大地，樹枝上並不能照出一些細小的花朵，祇聞到一股沁入心脾的清水味從湖畔送過來。

今天，我又獨自地踱出了寓所，帶着勃朗寧的詩選，緩緩地踏着月色，沿着愛克司湖畔行去。眼前似乎晃現出一團黑黝黝的東西，模糊裏，半張年老人蒼白的臉蛋透露着，胸膛前掛着一塊小金牌子，上面刻著「愛到死」三個字，反面還刻着一個姑娘的名字——琪恩·哈蕙。

我用手推動着他，但是並不見他有動靜，我握他的手，已是冰硬的了。我不會想到他到今天才在這裏死了。

但是我還很清楚地記得那「愛到死」三個字和那姑娘可愛的名字，這些對我分明是熟識的，大概是在一個地方見過的，我還可以仔仔細細地訴說出那年老人一生的遭遇。他叫羅德·雷克特·沙維，一個帝俄時的老伯爵，那是不會錯的。

記得是比較現在更和暖的天氣，草氈綠得像件薄羅衣，風帶着幽香的氣息，散開在四周，鳥雀「吱呀」着，薔薇開始在怒放蓓蕾了，大地上還看不見些微的桃花的開放，在這樣溫柔的暮春裏。

每天在太陽東出的一个清晨，密排着樹的一條街道上，一羣人說着，笑着，玩着，逛遊在這暮春的懷抱

裏。

我仰著頭，瞧著這神秘的太空，錦羅般的薄雲，照到我的髮絲上，反射出銀色的光輝。同時我也常碰到一個年老的俄羅斯人，他長著花白的鬚鬚，但是他還手不釋卷的捧著本厚書讀著，有時也聽到他吟詠出悲壯的聖歌，似乎他還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因為他的嗓子還是那末地好。偶然碰到下雨的陰天裏，他會裹著破大氅縮在石階上。路過這兒的人都會注意到他，有時也發出仁慈的心，丟幾個子兒給他，我也曾丟過兩個法郎和麵包給他。我同情這一個年老的流浪人，我願意知道他的一生，所以就跟他說了許多的話。

『朋友，你的姓名願意讓我^{知道}嗎？』我遞了一張名刺給他。

『親愛的異邦人哪，我願意，我叫羅德雷克特沙維。』他接過我的名刺，放下書本，顯出柔和的笑臉。

『你真用功呵，羅德，這末大年紀還整天捧著書本。』

『不，我祇借著牠來消磨我的時光罷了。』他開始咳嗽。

『你幼年時念過書麼？幾年呢？』我說著，坐下石階。

『我念過許多年書了，我還會拉丁文。』說著，他的眼前飛來了過去的甜夢。

『哦，你會拉丁文，我願意接待你上我的寓所裏去飲杯咖啡，倘若你高興。』

我開始對他起了一陣懷疑，我相信，在他的生命中心一定藏著一段動人的故事呢。

我吹著口哨，他拖著很疲乏的腳步，慢慢地走過了幾條清靜的街道，我的寓所已在眼前聳立著。

走進二十八號房間，我告訴他：『這是我的屋子。』我請他在^{一張}交椅上坐下，親手沖了兩杯咖

啡開始呷著。

『羅德，讓我知道你的一生的經過吧！』說著，一個不留意，衣袖把自己的咖啡杯碰倒了，他用手來替我

攔攔可是已來不及丟在地上打碎了

『啊，這真是不吉利的現象！』他睜大了滿含淚水的雙眸，吐出沒勁的聲調。

『噢，你爲什麼這樣迷信？』我駭難地問他。『是的，我是這樣地迷信！』他開始流下他的老淚。我知道他那一串串的老淚裏，已滾下他的悲哀的泉源。

屋子裏被充溢了不快樂的空氣，我的耳膜上被許多沉重的句語撞擊着，一個淒清的故事又開始在我的腦際刻下。

『年青的異邦人哪！因爲你的仁愛，擊破了我過去的愁煩，牠耐不住了，祇得讓我寄托給你了：』

『告訴你，我也享受過許多美麗的幸福，我更有過那可貴的青春，在最高學府裏消度。我在年青的時候，當過新聞記者，中年的時候當過律師和帝俄時的伯爵，我也曾到過許多繁華有名的異國大都市，我還學會了法國的言語，我也能讀法國的名著。』

『記得曾有過好幾個春暖花香的季節，在那柔綿綿的草氈上，有琪恩哈爾伴着我閒散，她能唱出許多美麗動人的歌聲，她還有那一雙夠安慰人的眸子，我愛她，我生平就祇愛過這末一個姑娘。』

『她是法國巴黎的姑娘，她有一個兇狠嚴厲的父親，是巴黎一個挺有名的律師。她在幼年的時候，就失掉了慈母，在繼母暴躁的性情下，養成了她那異縮的狀態。她念完了中學的課程以後，由她父親的支配把她送進一家小報館去充當編輯，她還會寫許多美麗的文章。她有那末一個聰明的腦袋哩。』

『當我經過法國的時候，跟着幾個朋友一起去參觀那裏的各報館，這時我正在俄羅斯當着新聞記者，自我認識她以後，我們的情感漸漸溶合了起來，但是後來她的父親知道了，不許他跟異國人這末地親近，預備把他嫁給巴黎一個金融企業家的兒子。她違反了她父親的命令和繼母的願望，她溜跑到她以前中學時

的最親近的同學家去，後來被她父親探覺到了，把她帶回家去，讓她失掉了人的自由的活動力，緊緊的關閉在家裏。

『後來我回到自家的俄羅斯去，辭掉了新聞記者，從事法律，我也度着律師的生活，然而我與她中間的消息就此杳然了。』

『在××年我正在帝俄被委任伯爵的那天，家裏都很快樂，安排了酒宴請親戚朋友，忽然有僕人送來一張名片，我驚愕地對着這張名片凝視了一會：「安妮惠斯」這是一個陌生的姑娘的名字呵！』

『我帶着懷疑不寧的心，披着外套走向會客室，我看見一個陌生的、蒼老的女人坐着一雙大眼睛，高聳的鼻端劃了一條紅的斑痕，瘦削的雙頰，這女人我是不認識的，但是她給我帶來什麼消息呢？』

『我開始對她談話了她很恭敬地從懷裏摸出了一塊小金牌子，正面寫着「愛到死」反面刻劃着一個姑娘的名字「琪恩哈惠」她告訴我這是哈惠請她送來的，祝賀我得了伯爵的座位，但是哈惠的心臟病已很沉重，也許不久快結束她的生命了！但是她就是哈惠中學裏的那個親近的朋友。』

『我流着淚吻着這塊金牌，神經已麻木了，待我抬起頭來時，那女人已經走了！我懊悔我沒有請她喝杯咖啡！』

『經過了許多年以後，俄羅斯起了大的革命，在許多兇殘的廝殺中，我帶着這塊金牌孤單單地逃出了險境，當赤俄得勝了以後，我們就長久的流浪在異國了！』

『我想如果哈惠還在人間的話，不知她會怎樣地爲我的惡運悲傷！從這時起，我開始相信命運，我知道我是不會有幸福的生活的了！』

他說到這裏，淚已蓋沒了那枯了的老臉，在他許多年流浪在異國的生涯中，他已闖過了不少的艱苦道

路，他沒有遇到過一個仁愛的同情者，在今天當他從新呷着那溫熱的咖啡的時候，他感謝我，跪下了他的老膝，捧吻着那塊金牌，在我的腳前沉痛地哭着！

選自《青年界》

夜間行軍

冰瑩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突然接到師部的命令第三連要開拔到距離峯口四十餘里的青山坳駐防，據密報那邊還有小部份殘逆躲在山坳裏，我軍今晚前進，說不定在半途就要開起火來。

『夜間行軍，自從出發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過慣了學校生活的你們，也許有些膽小或者吃不下這種苦；但你們現在是士兵是戰士了，生命都可犧牲，自然不怕吃苦，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是夜間行軍，爲的避免敵方注意，同時因奉緊急命令要在今晚十二點之前達到目的地。這條山路聽說是非常不好走的，又不能打手電，你們要好好的走，不要心慌，不要害怕，即使摔了交也不要做聲，輕輕地爬起來，就完事。還有各人的手要按着槍柄，免得和水壺飯盒相撞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來。記着大家要絕對遵守「靜」的紀律，不許開口說話，不許走得太重，腳步要輕輕地像老鼠子似的……』

王連長說到這裏，大家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咧，還沒有開步走就笑起來，這成什麼話！等下如果有人在路上笑的，他就是有意搗亂，給敵人知道自己的隊伍簡直等于「通敵」，那就非嚴格處分不可的！』

大家的笑容還留在嘴邊沒有消失，但誰也不敢笑出聲了。

『王連長究竟是個丘八出身，如果說腳步要輕輕地像燕子似的，那句子多麼富有詩意。』
解散後，我附在光慧的耳邊說着，害得她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我們的隊伍像長蛇似的開始走動了，起初還可以聽到水壺和飯盒相碰的聲音，後來經過排長輕輕地叮嚀過幾次，真的半點聲音也沒有了，有些穿了新草鞋的，從腳底下發出尖銳的 *coo, coo* 的響聲來，劉排長又站住了。

『誰走的這麼響？』

『報告排長，沒有辦法，我穿的是新草鞋，這有節奏的聲音，是由那裏發出來的。』

這是劉博萬的聲音，他簡直在寫文章。

『不要嚕哩嚕嘛，再要響，把牠脫了打赤腳走！』

老劉害怕打赤腳，刺會跑進肉裏去的，他真的駭得祇敢「輕輕地像老鼠似的」走了。

夜，黑暗得伸手看不見指頭，對面看不清人的地步，天上地下黑漆一團，分不出那是東，那是北，每個人都像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的凍一聲，前面有誰掉在水裏了，隊伍暫時停止了一下，於是叮嚀嚕啣的聲音又起了。

『走走，前面快走！』

又是劉排長的聲音。

『一身都是泥漿了，眼睛打不開。』

剛從水裏爬出來的那個人可憐地回答着。

『打不開也要走的。』

立刻有人掉下水的消息，全連的人都知道，大家互相警戒着：『小心走呵！不要跌倒。』路真的太難走了，有時上山坡底下流着響聲洪大約溪水，雖然看不見那不知若干深的巨壑，但由水聲

可以聽得出，這裏確實是個危險的地方。

「後面小心，這裏有一個深潭，大家慢慢走，掉下去不是好玩的。」

這聲音是由走在最前面的那個發出的。

聽到「深潭」兩個字，大家的膽都戰慄起來了，如果真的掉了下去，不能爬上來，而隊伍又走了，剩下自己在泥漿裏打滾，那時不知要怎樣着急，即使爬出來，又辨不清東南西北，走錯了路又怎麼辦呢？甚至也有些過慮的，想到如果這時有敵人來，真不好應戰，他們一定藏在深山裏，而我們左邊是峭壁，右邊是深淵，不要說一枝槍沒有地方放真的打起來，還不知有多少「的凍的凍」，掉下水裏做蝦蟆的。

「報告連長，打一下手電吧，前面太危險了！」

誰在大膽地說着。

「不能打手電，這是很險要的地方，說不定有殘敵埋伏在那裏，慢一點走好了，千萬要靜。」

這時緊張的空氣，包圍了每一個人的身心。也許是初次經驗夜間行軍生活的原故吧，大家有一種好奇心，希望真的有敵人從深山裏鑽出來，我們好迎頭痛擊，而且在黑茫茫的夜裏，什麼都看不見，只聽到劈拍劈拍的槍聲，紅光四濺的炸彈，那該是多麼美麗的夜景，雄壯的音樂。

還有，因為看不見敵人的多寡，看不見血肉模糊的死屍，作戰時一定更有精神，更加勇敢！夜的空氣是靜穆的，嚴肅的，緊張的！一想到爲真理而戰，爲光明而戰，爲全人類被壓迫階級而戰，就會精神百倍起來，尤其在夜晚！我覺得如果真的打起來，是會比白天有胆量有精神的，但同時我也想到過，晚上開戰分不清敵人和自己的弟兄，一定會誤殺許多的。

深潭早已過去了，現在走到了一處左右都是高山的地方，山像屏風似的夾住一條狹小的路。

『拍拍拍！』

忽然隱約地聽到了幾聲槍響，大家打了一個寒噤。

『停住！』連長發命令了，『聽一聽，那是不是槍聲？如果前面有敵人，後面三排埋伏，前面尖兵隊預備開槍，不要慌張，沒有得到命令，不許亂開槍。』

每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緊張，興奮；連長又繼續着說：

『千萬不要害怕，即使真的，有他們也是殘敵，不堪一擊的。戰時大家要沉着，勇敢，不怕犧牲。』

大約過了三四分鐘，空氣又恢復平靜了。我好像覺得敵人就在前面似的，恨不得立刻打先鋒衝了過去，這時隊伍走得很慢，我有點不耐煩起來，連忙從一個一個的身邊擠過去。

『幹嗎？這樣的向前擠，不許擾亂秩序！』

班長在罵我了。

『我要到最前線打衝鋒去！』

我勇敢地回答他。

『你用拳頭去衝鋒嗎？』

原來他是知道我肩上沒有背槍的，除了軍毯和藥箱，飯盒以外，什麼都沒有。

經他一說，我像夢醒似的，恍然大悟。我要求連長立刻給我一枝手槍，他說『不說話，靜靜地走，你的工作多得很，救護同志比上火線用槍還要重要。』

我又不高興起來，爲了自己沒有槍，不能和他們一樣上火綫，我總覺得不痛快，好像是長官看輕了我們，侮辱了我們似的。雖然我們的氣力也許有些比他們小一點，但打起仗來的精神我相信一定比他們還要勇

敢」，女人受的壓迫和痛苦比男子來得大，她們對於革命的要求，也特別熱烈，如果這次不勝利，新的社會不實現，一個個從舊家庭脫逃出來的叛徒，又要重新回到地獄裏去，因此她們是有犧牲的精神的。

腦海中正在想着那個槍的問題底時候，一個不小心，我的右腳踏空了一步，身子往右邊一傾，摔倒了。

「呀！又是誰跌倒了？」

有人問着。

「我！」

像害羞似的，我連忙爬起來趕上前去，傷處也來不及撫摸牠了。

「還說衝鋒，走路都要跌倒唉！」

另有一個男同志故意輕輕地譏諷我，引得大家都笑起來，爲了他最後一聲嘆息拖得很長，連我都忍不住笑了。

光慧走不過我，她早已落伍了，她的脚也是小脚——比我的要短半寸——可憐的她，五歲的時候，就做了她媽媽的犧牲品！

晚上行軍，再舒適也沒有了，雖然沒有月亮和星光，我們好像瞎子似的摸着走，但帶着花香迎面吹來的清風，像冰淇淋似的沁入我們的心脾，令你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尤其當牠從樹梢輕輕地掠過，發出清脆的哨聲時，簡直是世間一曲最美最悅耳的令人陶醉的音樂。

走着，大家寂靜地走着，在每個人的懷裏藏着一顆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赤心在跳躍着，燃燒着，雖然一連走了三四個鐘頭沒有休息，但誰也不願說「疲倦」，誰也精神抖擻地追趕着前面的隊伍。

突然，在那遙遠的山邊，發現幾點紅光了，這是黑暗裏的曙光，我們的目的地快到了。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我首先唱着，大家都一齊唱了起來，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黑夜的寂寞。

選自《逸經》

一個小浪花

聖陶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去點車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了？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怕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裏點車燈，吳先生就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抬起手來梳掠，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裏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烟紙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